

三國志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五十

劉馥傳 卷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
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
之司徒辟爲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
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
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
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
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
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

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
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
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
草芒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
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
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蕒覆之夜然脂
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
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
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
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
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
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
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
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
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
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
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
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

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䟽陳儒訓之本
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
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
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
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
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
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
太學明制糾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
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宏大化

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
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
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
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塢
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

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盟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

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勵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趨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

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
淺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
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
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
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
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
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
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傳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倜

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十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
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
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
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
間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
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
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
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

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
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
問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
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
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
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
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
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切
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

冠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
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
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
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
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群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
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
安業損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
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
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

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呂松之案明此對但爲
編述卓功德未相箴諱

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
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

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
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皋
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
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
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
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
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

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

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任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无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

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

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

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

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

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

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

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歛以時服

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

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

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

望子洪嗣

晉諸公讚曰望字子初字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

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初朗所與俱徙

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

百官
名志

梁習傳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

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時習到官誘喻招納
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
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
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
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
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
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
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
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
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

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
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
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
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

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二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

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
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
略封爲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
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
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
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
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
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
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
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
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
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